

海飞
作品

麻雀

下

唯祖国与信仰
不可辜负



SPARROW

Only the motherland
and the faith
can not live up to.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海飞
作品

麻生

下

唯祖国与信仰
不可辜负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麻雀：全2册 / 海飞著.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

ISBN 978-7-5399-9168-9

I. ①麻… II. ①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3564号

书 名 麻 雀

作 者 海 飞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吴小波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吴小波 高 丽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798千字

印 张 42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168-9

定 价 59.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Contents 目录



001 /	第二十四章
012 /	第二十五章
025 /	第二十六章
039 /	第二十七章
053 /	第二十八章
067 /	第二十九章
082 /	第三十章
095 /	第三十一章
106 /	第三十二章
120 /	第三十三章
137 /	第三十四章

Contents 目录



151 /	第三十五章
168 /	第三十六章
184 /	第三十七章
200 /	第三十八章
217 /	第三十九章
233 /	第四十章
249 /	第四十一章
264 /	第四十二章
279 /	第四十三章
294 /	第四十四章
309 /	第四十五章



第二十四章

毕忠良坐在办公桌前已经很久了，他还是习惯在上班的时候温一壶花雕。他的身体总在发抖，不喝花雕的时候，不论春夏秋冬都会觉得寒冷。

门外传来敲门声后，陈深一路晃荡着走到毕忠良桌前的椅子上坐下。毕忠良没有说话，神色淡淡地从桌后抬眼看了陈深一眼。陈深似乎笑了一下，跷起二郎腿，摆出一个舒服的姿势说：“你也不问问我来干什么？”

毕忠良依旧摆弄手里的杯盏说：“昨天那只戒指花了你好多钱吧？不声不响攒了不少钱嘛。”

陈深笑了，还是一副懒洋洋的姿态，“就知道你要问这事。好吧，我招。那戒指根本就不是我买的，本来也不是给李小男的。”

毕忠良略感诧异地看着陈深。他是觉得这小子一定会给他一个解释，但是，这个答案还是让他有些意外。陈深静静观察着毕忠良的神色，面上的表情很自然，他早就习惯如何在毕忠良面前编造故事。依照之前跟徐碧城对过的词，他讲得很坦然。

毕忠良也很认真地在听，至于相信与否，陈深并不在乎那个结果。他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在毕忠良的面前，取得绝对的信任。他听了，并且找不到确切的线索拆穿他的谎言，那么这场戏就算暂时赢了。

谈话最终还是以两人惯常的几句调侃结束。陈深走出毕忠良的办公室，缓缓舒了一口气。想到昨天从皮蛋那里得到的印泥，陈深不由得加快了脚上的步伐。与此同时，尚不知道陈深已经拿到钥匙的唐山海，正在办公室内与柳美娜耳鬓厮磨。柳美娜还在为昨天生日会上，出风头的是李小男而非自己恼火着，这正好令唐山海找到了另一个机会。

他对柳美娜说，要给她重新补过一次生日，并且只有他们两人。柳美娜将自己笑成一朵艳丽的杜鹃花，直接扑到了唐山海的怀里——她当然是不会拒绝他的。

唐山海的计划正在依照他所希望的方向进行着。陈深自然也不会闲着，他正坐在办公桌边，用锉刀自行锉制钥匙。几个泥模散放在桌面上，神情姿态得像一个虔诚的手工艺工匠。

桌上的电话突然响起，是苏三省打来的。他很礼貌地询问陈深是否在办公室，想要过来找他说几句话。陈深欣然应允，迅速开始收拾桌面的物品，将锉了一半的钥匙和泥模等尽数放入抽屉内，并仔细用纸擦掉了桌面的铁末。

屋外的敲门声响起。陈深迅速将卷有铁末的纸揉成一团，丢进畚箕，慌忙之中，没注意到有一些铁末掉到了地面。敲门声在继续，陈深快步走去打开了门。

苏三省会过来，自然跟昨晚的事情脱不开关系。毕忠良跟他说了陈深对自己的解释，两人都不尽信，但都没有确凿的证据。苏三省笑咪咪地进门，说：“陈队长

是不是有事在忙？没打扰你吧？”

陈深笑了笑，径自走到柜子前拉开柜门说：“没有，想喝什么？我这里有汽水，有茶叶，还有咖啡。”他回头间却见苏三省正在屋里四下张望着。顺着苏三省的目光，陈深看到自己办公桌边的地面上有几颗铁屑。陈深不动声色，认真打量苏三省。反倒是苏三省尴尬了，连忙掩饰地收回视线，望向陈深，“不用了，我稍微说几句话就走。”

陈深挑眉，“那我就替你做主了，咖啡怎么样？”而后他直接取出一包速溶咖啡和咖啡杯，走到茶几边，提了水壶帮苏三省泡上，“苏队长找我有事？”

苏三省立刻做出恍然大悟状，“哦，我来是想跟陈队长聊聊天。”

苏三省既然过来找陈深，心里当然事先想好了话题，只不过今日这个话题也不算硬编的，而是他一直想要试探陈深的。他对陈深说：“最近我跟李小姐走得挺近。”话毕，一直在静静地观察着陈深的神色。

奈何陈深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说：“我知道。”

苏三省在他这不咸不淡的态度面前，突然有些语塞了，又加了一句：“李小姐为人热情，她很善良。”

陈深说：“我太清楚了。”

苏三省似乎犹豫了一下，做出一副略带歉意的表情说：“可能我的话有些唐突，但我还是想说，陈队长如果不能一心一意地待她，倒不如离她远一点。”

陈深没有回答，而是将那杯咖啡递到苏三省的手里，笑问：“苏队长，你知道咖啡的最佳饮用温度是多少度吗？”

苏三省不知陈深这句话是何意，摇头道：“不知道。”

陈深说：“85度。你尝尝。”

苏三省脸上的疑惑更甚，他不知道陈深为何要说此话题，双手接过咖啡杯，不明就里地喝了一口，立刻被烫得咳嗽不止。

陈深将自己整个儿靠到沙发上，对苏三省说：“我对小男确实做不到100度的用心，但我可以给她85度的暖心。我想她也不需要100度，因为那样的咖啡虽然香，却是会烫着人的。还有，苏队长要是喝不惯这咖啡，就不要勉强了，人贵有自知之明。”最后一句话陈深的语速放得很慢，让苏三省的脸色从尴尬到难看，再也透不出什么好颜色了。

一场僵硬又尴尬之极的对话，让苏三省从陈深的办公室退出来的时候显得极其狼狈。但是他此行的目的并不仅于此，虽则气愤，却还是暗自观察着陈深的动向。相对于李小男的事情，他更关心陈深桌子旁边的铁屑是怎么回事。

他看到扁头从陈深的办公室提了畚箕出来，走到垃圾堆边，将畚箕内的杂物尽数倒尽。苏三省见扁头已经进了办公楼，这才绕到了垃圾堆旁。

苏三省四顾无人，忍着臭味在垃圾堆旁蹲了下来，开始翻找刚才扁头倒掉的那些垃圾。一不小心碰到扁头倒垃圾时一同扔掉的鼻涕纸，他嫌恶地甩掉，却仍不死心。

就在一团垃圾中，苏三省看到了包有铁末的纸团，眼睛倏地一亮。然而就在他要拿起纸团的时候，陈深的声音忽然在他身后响起。他饶有兴致地看着苏三省，“苏队长，找什么呢？”

苏三省吓了一跳，猛地站起身，却险些撞到陈深。陈深机灵地躲开，苏三省的脸上写满了尴尬。

陈深说：“苏队长找什么？要不要我帮你一起找？”

苏三省清咳一声，掩饰道：“没有没有，丢了一支钢笔，不知道是当垃圾丢了，还是落在家里了。我还是回家再找找吧。”

陈深盯着他笑了，“哦？那钢笔不太可能在那团纸里吧？而且那好像是我丢掉的垃圾。”

苏三省遭了两次奚落，又找不出话反驳，只得摆手说：“算了，不找了。陈队长，我还有事，先走一步。”

他的脚步甚至有些踉跄。陈深一直笑望着他，直到他的背影消失不见，脸上的笑意才渐渐淡去了。身边的眼睛太多了，一直被盯着的感觉实在很差。陈深知道自己必须要加快进度了，趁着无人注意，他快步走出行动部，去了一趟窦乐路邮筒，他在里面给“医生”投递了一封信。

档案室钥匙已得手，今晚计划盗取“归零计划”。023。

陈深打算今晚就盗取“归零计划”。但是苏三省的存在对于他来说，无疑像一个步步紧跟的冤魂，他一直在思索着如何支走他。这个动作不能太大，亦不能让对方看出破绽，尤其是在毕忠良这个老奸巨猾的人的眼皮子底下。

扁头冲进来坐在了陈深的办公桌上，一边嗑瓜子一边叽叽歪歪：“你说这李小姐到底怎么回事？昨天晚上你都跟她求婚了，她今朝还跟别人家的姐姐去吃喜酒。人家家里头的喜事跟她有啥个关系？她跑过去算啥个身份嘛？”

陈深闻言一愣，看向扁头，“你是说，他们要到松江泗泾镇去喝喜酒？”

“对呀！”扁头把瓜子壳吐得老远，“方才我在行动处的门口都看到了，还是李小姐自己讲的，说担心苏三省他姐一个人去松江不安全，反正自己没事儿，就陪着他姐一起去了。苏三省那小子还说找个人送他们去呢。”

扁头还要继续唠叨，却被陈深皱眉打断了。他一脸不耐烦地说：“我知道了，你出去吧。”

“松江吗？”他想，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对陈深来说，“归零计划”已然进行到了三分之二，而同样想要拿到“归零计划”的唐山海也在这时接到了一通不同寻常的电话。对方说自己叫阿秋，这次过来，替唐山海的舅舅带了些重庆的粽子给他，问他能否过来取一下粽子。

唐山海几乎立即就辨认出了陶大春的声音，两人约在一家茶馆见面。唐山海一进包厢，陶大春就迎了上去。唐山海有些激动地捶了陶大春一记说：“你怎么一走就去了这么久？”

陶大春无奈地笑了笑，“你不知道现在上头日子也不好过，人手紧，各地的军统站也不肯放人。最后只好临时从其他部门调了一批人过来，还得临时培训。其实我比你还急。现在我回来了，飓风队重建，队员会从各地陆续充实到上海来。锄奸的事由我们来，和以前一样，我接受重庆的直接指令，在上海和你单线联系。”

唐山海也知道陶大春能过来确实不容易，内心难掩见到他的激动。他这么长时

间的孤军奋战，无疑艰难无比，虽说有着陈深的帮衬，但到底敌我不明，不能完全信任。两人的见面时间很紧迫，唐山海也没有时间跟陶大春多聊，两人确定了陶大春暂住的新辰客栈的地址，就各自散了。

陶大春带来了徐碧城爱吃的粽子，提着篮子走在上海街头的唐山海忍不住露出了这几个月来最真心的笑容。长年累月的潜伏，让唐山海的神经时刻处于绷紧的状态。若非身临其境地感受，是很难了解到那样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一个立场明确的同志的出现有多么珍贵。

面见了陶大春的唐山海，内心是踏实的。陈深也在这个时候在街角与皮蛋碰头了。他嘱咐皮蛋立刻去一趟松江泗泾镇老街，设法找到一户办喜事的人家。他需要皮蛋设法把李小男和苏三省的姐姐劫走，好让苏三省派去的兄弟回来报信。陈深并且叮嘱他，一定要记得乔装，以免李小男去孤儿院的时候认出他来。

一次抓走两个苏三省最在意的人，他不相信他还有时间留下来破坏他的计划。

回到行动处，陈深被柳美娜叫进了办公室。这个美艳如杜鹃花的女人今日妆容格外精致，陈深不由多看了她两眼。他想到徐碧城说过的唐山海的下一步计划，心里明白，一定是唐山海向她提出了邀约。

柳美娜请陈深帮忙盘发。陈深笑咪咪地把他扶到椅子上，手法娴熟地挽出一个发髻，还为她插上了一只美丽的发簪。柳美娜对着镜子欣赏自己的容颜，眼角眉梢皆是风情，“陈队长，你说收到过你礼物的姑娘，很快就可以嫁人，是真的吗？”

陈深抱臂站在一旁，似笑非笑地说：“看来是碰上想嫁的男人了。”

柳美娜若有所思地点头，垂下的睫毛微微轻动，像两只落在花间的蝴蝶。她说：“如果嫁了人呢，我就可以不用再干这份活儿了。从前我觉得自己还有点儿小聪明，才能在这儿干这么久。当然了，我自己知道，我这点小聪明跟你们的本事没法比。但就是因为你们都够聪明，所以我一半装傻，一半真傻，才能在这里混口饭吃。”

柳美娜很少用这么哀伤的语气诉说什么。陈深一直默默地听着，嘴角的笑意也逐渐收起。他觉得柳美娜其实是个好女人，怪只怪世道不好，进了76号行动处的人何谈安稳呢。

柳美娜突然笑了，看着镜子里的陈深说：“可现在我觉得，自己这点儿小聪明不够用了。我有点儿怕，我怕你们这些聪明人要是斗起来，会把我这条小虾米给吃了。”

陈深摇头，“在日本人眼里，谁不是虾米？”顿了一会儿，陈深对柳美娜说：“美娜，如果你真想听句实话，我可以告诉你，靠谁都不如靠自己。你可以离开这里，但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哪个男人身上。女人要想活得漂亮，还得靠自己。”

柳美娜眨着眼睛看了陈深一会儿说：“是啊，万一男人骗我呢？”

陈深笑而不语。柳美娜亦没再说什么，只是弯起嘴角回给他一个娇艳的笑容。她说：“陈队长，谢谢你帮我梳头。”

唐山海在电话里跟柳美娜约在了路边碰头，出发之前徐碧城来到了他的办公室。下午的时候她看见他出去了一趟，想过来问问是否有什么情况。唐山海笑着从桌边拿出那篮粽子递给徐碧城说：“老陶回来了，这是他带给你的粽子。”

徐碧城的神情亦激动无比，抱着篮子欢快地说：“真好。”

唐山海看着徐碧城怀抱竹篮的样子，似乎是想弯一下嘴角的，却发现自己根本笑不出来。徐碧城也发现了他的异样，小心翼翼地问：“你跟柳美娜都约好了吗？今晚？”

唐山海长出一口气，“约了。”

气氛一时变得奇怪起来，两人都因这个话题尴尬地沉默着。徐碧城注意到唐山海的领带有些松垮，试探着说：“要不要……我帮你重新打一次领带？”

唐山海看了徐碧城一眼，呆了一下，拉开抽屉，取出抽屉里那条柳美娜送给自己的领带，“那就换这条吧。”

唐山海站在徐碧城面前，任由徐碧城帮自己打着领带。有些紧张的他甚至不敢正视徐碧城，目光一直盯着放在旁边桌子上的那篮粽子。

徐碧城说：“我好像没见过这条领带。”

唐山海犹豫了一会，艰难地说道：“她送的。”

徐碧城手上的动作略停了一下，又继续打起领带来。唐山海开始小心翼翼地看着徐碧城的脸，他似乎是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地看她，看到她低垂的睫毛，微翘的嘴唇，吹弹可破的肌肤。他就这样默默地看着，觉得徐碧城分明离自己很近，却又那么遥远。

徐碧城知道唐山海在看她，但她只是低垂双目，假装不知。她说：“说实话，柳美娜的眼光还真不错。领带很好看。换了我都不知道该给你买什么。”

唐山海却在这时抓住了徐碧城的手。唐山海是很少这样唐突的，多数时间他都是那么彬彬有礼。徐碧城不由一阵紧张，欲挣脱，手却被唐山海抓得更紧了。

唐山海说：“我心里种了一棵草，在我拔掉它之前，我想抱抱它。”

那么温柔的话，那么悲伤甚至带着祈求的语气。徐碧城愣住了，她当然明白唐山海说的草就是自己。她没有说话，唐山海这次却不想再让她逃避。他直视着徐碧城说：“或者让我现在就变成一篮粽子，让她抱一抱，也好。”

徐碧城呆呆地站在原地没有动，任由唐山海将她拥入怀中。唐山海心潮澎湃，闭目拥紧了徐碧城。这是他爱的姑娘，一直爱着，甚至爱得有些笨拙。他无法诉说此时的心情，也知道今晚即将发生什么。但是在此之前，他需要这样一个拥抱，一个跟随本心、不掺杂任何杂质的相拥。

徐碧城终于伸出手来，轻轻地安慰地拍了拍唐山海的后背。她懂他，但她什么都做不了。徐碧城说：“你要小心。”

唐山海终于放开了徐碧城。他不再看她，拿起抽屉里的枪别在腰间，又取出袖珍相机藏入衣服内袋，整个人都恢复到往日的沉着冷静。他叮嘱她：“晚上哪也别去，我随时有可能打电话给你。”

徐碧城点头，“我等你回来。”

今夜对于柳美娜来说注定是个意乱情迷的夜晚，至少对于现在的她来说，是完全全地沉醉了。桌面上的红酒、牛排都是按照唐山海的喜好准备的，摇曳的烛光之下，更是平添出许多往日没有的浪漫。

柳美娜优雅地抬起高脚杯喝了一口红酒，感叹道：“真想永远离开这里，和你一起过安静的小日子。我已经烦透了现在的日子。山海，你告诉我，我到底还要等

你多久？你不会骗我吧？”

唐山海切牛排的手一顿，蓦然感觉到今日的柳美娜似乎有些不同寻常，亦不知她是出于女人的敏感，还是察觉到了什么。他不动声色地说：“为什么这么问？”

柳美娜盯着唐山海，一字一顿地说：“有人说，你接近我是有目的的。”

唐山海一愣，“目的？”

柳美娜打量着唐山海，嘴角微微扬起一个笑容，试探地说：“我也是听说，军统和中共的卧底有可能藏在我们行动处，想打情报的主意。你……该不会是为了情报才接近我的吧？”

唐山海心下一惊，面上却透出怒色。他放下了刀叉，直视着柳美娜，“这到底是别人的说法，还是你的想法？”

柳美娜没想到惹恼了唐山海，也吓了一跳，“你生气了？”

唐山海仿佛悲哀地叹一口气，神色淡淡地说：“要是你真的对我连基本的信任也没有，那我还是走吧。”他说罢当真站起来欲走，柳美娜赶紧起身，从背后抱住了唐山海。

这些天来的事情让她觉得害怕，尤其是手包事件之后，更加让她无法安心。柳美娜生怕唐山海一气之下真的走了，连忙哄他：“别生气嘛。我只是太紧张你，所以才担心你会骗我。我已经把我的房子都卖了，现在是向新房东租的。我就等着，等你准备好了，我们就一起远走高飞。山海，你知道吗？我太想跟你在一起了，我这个年纪的女人，真的输不起。”

唐山海的怒气似乎稍微平息了，状似无意地问：“都是谁在你跟前无事生非？”

柳美娜连忙摇头，掩下眼中的情绪，轻声说：“也没有啦，就是些风言风语。你大概也知道吧？最近中共和军统都在打‘归零计划’的主意，处座对谁都起疑，所以我也有点紧张。”

唐山海转过身，“这么机密的文件应该不会经你的手，都是由处座亲自掌管的，你紧张什么？”

柳美娜说：“你还不知道吧？梅机关影佐将军立了新规，所有文件不能由处座一人独管，所以我也会经手。”

唐山海眼神轻闪，“你只管做好你的份内事，别的无需多虑。”

柳美娜本就无心关注那些机密文件或是中共、军统的乱事，对她来说，她只想做一个平凡的女人，跟自己喜欢的男人过日子。只要唐山海对她是真心的，就足够了。柳美娜对唐山海说：“我只怕以后知道得越多反而越危险，山海，你给我一个期限吧，到底还要多久可以带我走？”

唐山海想了想，知道此时不给柳美娜一个期限，她定然不会罢休。他便随口说道：“一个月吧，你再等我一个月。”这话换来柳美娜欢喜之极的一个微笑，仿佛有了这句话，就能完全安心了。

柳美娜根本不知道，只要一只脚迈进了76号这样的地方，就再难谈什么安心了。此时她的家门口就有两名特务在附近盯梢。他们的模样和神态都有些猥琐，不怀好意地盯着窗户上昏暗的灯光说：“看样子今晚上姓唐的不会走了。”

唐山海已经铺开了他今晚计划的前奏，陈深也在行动处晃了一圈。经过柳美娜办公室门口的时候，他的目光落在那把大挂锁上。陈深没有再向前走，他隐隐约约感到身后有人，不经意地一回头，正看到苏三省阴魂不散地跟在自己身后。

陈深一惊，故作惊讶道：“苏队长？”

苏三省笑了笑，阴恻恻的笑容在走廊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有些瘆人，“陈队长？没吓着您吧？”

陈深说：“没有，我又不是在垃圾堆里找东西。又忘东西在办公室了？”

苏三省显出些尴尬，愣了一下才说：“啊？不是。家里人去乡下喝喜酒了，一个人待着也没事做，就来处里看看。”

陈深点点头，问：“钢笔找到了吗？”

苏三省想了半天，才想到陈深说的是自己上午偷偷翻垃圾时随口编的那个理由。他一时间也不知该说什么，应道：“钢笔？还没有。陈队长这是要下楼巡逻吧？那我就不打扰了。”

陈深回到办公室，坐在沙发上。他独自一人对着茶几上的围棋盘下棋，心思却完全不在这里，而是一直竖起耳朵聆听外面的动静：同一楼层的值班室里，扁头和阿达、阿庆打扑克时发出的大呼小叫声；苏三省的办公室没有关门，大开的门内可以听到开水倒进杯子的声响。这些动静都清晰地传进陈深的耳中，他看似悠闲地继续在棋盘上落下一子，表情逐渐凝重起来。

毋庸置疑，苏三省是在盯着自己。陈深不知道唐山海是否会在今晚成功盗取柳美娜的钥匙，但他知道自己必须抢在唐山海之前动手拿到“归零计划”，才能更好地隐藏自己的身份。他现在只能期待，皮蛋能成功“劫持”李小男和苏翠兰。只有将苏三省引开，他才有机会动手。

陈深显得有些忧心，棋盘上的三颗黑子已经被白棋包围吃掉。就像他此刻难以突围的境况一样，陈深慢慢取下了那三颗黑子。他低头看了一下手表，已经九点半了，或许唐山海已经拿到了钥匙。回想今日给柳美娜盘发的情形，陈深叹了一口气，男人对付女人应该要比男人对付男人容易得多吧？

然而这次陈深似乎算错了，因为女人一旦敏感起来，亦会成为最好的侦探。

卧室里一番云雨后，唐山海和柳美娜在床上相拥而眠。柳美娜看上去已然睡熟了，唐山海睁开眼，轻唤了几声，都只听到柳美娜均匀的呼吸，没有任何回应。

唐山海作势躺了一会儿，这才悄然起身。他穿好衣服，走到凳子边，拿起柳美娜的包，从里面摸出那串钥匙。临走前唐山海特意回头望了一眼床上的柳美娜，看到她依然在熟睡中，这才轻轻地向外走去。

然而正当唐山海摸黑走到客厅门口处，准备轻轻打开房门出去的时候，客厅的灯忽然亮了。唐山海大惊，转身见身穿睡衣的柳美娜正站在自己身后的卧室门口，举枪对着自己。

柳美娜此时脸色十分苍白，满脸怒色地瞪着他说：“你果然是个骗子！”

唐山海的神色严峻起来，他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了，盛怒之下的柳美娜很可能一

枪打死自己。而此时仍在独自下棋的陈深，听到苏三省办公室传来电话铃声。苏三省也没有想到这个时候会接到电话，陈深虽然听不到电话那头的内容，但是他知道皮蛋一定得手了，因为很快苏三省就脚步匆匆地跑出了办公室。

事情来得过于蹊跷，苏三省也有些六神无主。他决定跟土豆一同赶往江州，只是路过行动处岗位室的时候脚下又是一顿。他给曾树打了个电话，吩咐他迅速赶来处里盯紧陈深，一刻都不能松懈。

陈深站在窗口，远远地看到苏三省跟土豆一起匆匆离去，明白一切都在计划当中。陈深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已经是晚上九点四十分了。陈深从口袋里掏出了自己拓好的整串钥匙。

扁头和阿达、阿庆还在打牌，吵吵嚷嚷的声音在走廊中听来异常清晰。陈深特意披着睡袍，睡眠惺忪地拍响敞开的值班室的门，一脸气急败坏地说：“不想我把你们都炸了，就给我滚蛋。”

扁头三人一齐望向门口的陈深，都是一愣。扁头傻乎乎地说：“哦哟，头儿，今朝你这么早就睡觉了啊？”

陈深打了个哈欠，脸上写满了不耐烦，“滚！能滚多远滚多远，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三人自然看出了陈深满脸的不快，赶紧收拾纸牌说：“我们去仓库打吧。”

陈深站在楼梯口目送他们下楼，又侧耳听了一会儿动静，这才回办公室脱下睡袍，再次来到走廊上。他从裤兜里摸出一把老虎钳，晃晃悠悠地走到配电室，找到连接走廊灯的那条电线，用老虎钳夹断。

走廊上的灯顿时黑了一片。陈深摸黑走到档案室的门口，摸出整串拓好的钥匙挨个儿尝试，终于在试第三把钥匙时听到“嗒”的一声，锁开了。

陈深把锁挂在锁孔上，却没有锁住。他迅速进入档案室，从里面关上了房门。档案室内亦是漆黑一片，陈深一路摸至汪精卫的画像前，移开画像，露出后面的保险柜。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只袖珍手电咬在嘴里，开始尝试打开保险柜。

此时接到苏三省电话的曾树，也迅速出现在了行动处门口。他瞟了一眼陈深办公室的窗口，一片漆黑。他便径直走上楼来，想伸手去拉电源开关，但想了想，还是没拉。他蹑手蹑脚地走向走廊，趴在陈深办公室的门上，却没有听到任何动静。

档案室里面的陈深已经戴起了白手套，轻轻地转动保险柜上的密码数字。他记得上次毕忠良对他说过，那个保险箱密码锁上的数字，每次都会被恢复成767。陈深将密码转到767，试图拧动把手打开保险箱，但箱门纹丝不动。陈深有些急躁，他将口中的手电筒关闭，放入裤兜，却失手没放好，手电筒跌落在地，发出一声轻响。

曾树趴在陈深办公室门口，显然也听到了这一声轻响。他判断出声音来自档案室方向，快步向档案室走去。

黑暗中，档案室门上那把挂锁只是合拢，但并未锁上。对此浑然不觉的陈深依旧趴在保险柜上，凭听觉开始转动保险柜锁。他并不知道，曾树已经一步步走近档案室的门口。

陈深的危险正在临近，唐山海的危机却尽在眼前。黑洞洞的枪口之下，他的脑

海中闪现出无限的可能。他试图走近激动的柳美娜，都被她举枪喝止了。她命令唐山海站在原地，将手举起来。唐山海只能停下脚步，缓缓地举起双手，他的掌心赫然是一串柳美娜档案室的钥匙。

柳美娜怒问：“你到底是什么人？”

唐山海眼神悲伤，仍在试图安慰激动的柳美娜说：“美娜，把枪放下，我可以把一切都告诉你。”

柳美娜此时的神情悲愤之极，根本不愿意听他任何解释，只是厉声道：“你是军统的，还是中共的？”唐山海没有回答。柳美娜因着他这瞬间的沉默，眼中蓄满了泪水，“原来是真的，原来你们都是为了情报而来……”

唐山海一愣，“你说的你们，还有谁？”

柳美娜冷笑，“你和陈深。你们接近我都是有目的的。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

她什么都知道，只不过偶尔她也想装装傻。她只是一个女人，一个渴望得到爱的女人。柳美娜甚至觉得唐山海比陈深更可恶，因为他狠狠践踏了她的真心。

唐山海直视着柳美娜说：“我承认我向你隐瞒了我的身份，但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

柳美娜的眼里蓄满了绝望。她说：“不要再骗我了，要是你行迹败露，被查到是从我这里盗走的钥匙，获取了情报，那我就是同犯。梅机关和76号还会放过我吗？毕忠良会放过我吗？你有没有为我想过？”

唐山海坚定无比地看着柳美娜说：“我想过，就是因为不想让你害怕，我才没有告诉你真相。我什么都想过了。万一我失手，我会做好牺牲的准备，但绝不会牵连你，只要能保你平安，我愿意去死。”唐山海的这番话说得真挚无比，“你应该知道，一开始我并没有接近你，因为我一直在犹豫，我就怕自己会对你动了真心，更怕万一一招不慎，会连累了你。”说到这里，他的眼中竟也含着泪水。柳美娜仿佛信了八分，她对准唐山海的枪口不自觉地低了几分。

唐山海说：“我是一名军人，带着使命的军人。我不敢要求你，也跟我一样愿意为信仰付出生命，那是不公平的。像你这样美好的女人，应该被男人宠爱，过衣食无忧的生活，而不是成天担惊受怕……”

唐山海其实是个寡言的人，但是今日他却口若悬河，似乎真的是真情流露。柳美娜并不知道，他是因为脑海中浮现了徐碧城的脸，才能将话说得如此真挚的。那是他很早就想讲给她听的话，很早就想说了，却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机会说。

唐山海说：“因为遇见你，我第一次想当一个逃兵，我真的打算在完成这个任务之后，带着你一起远走高飞。我不能现在就这样一走了之，是因为我不能愧对我的祖国，我还想为组织做最后一件事。但从此以后，我不再欠他们的，我要为我真正想要的生活，为我的女人而活。”

柳美娜怔怔地听着，脸上的愤懑逐渐被感动代替。唐山海一直在察言观色，眼见柳美娜有所动摇，继续趁热打铁地说道：“美娜，其实昨天晚上陈深用来向李小男求婚的戒指，原本也是我准备送给你的。我只是怕被徐碧城发现，才交给陈深暂

时保管，没想到被苏三省和李小男翻出来。陈深怕我尴尬，才故意演了求婚那场戏。不信你可以去问他。”

柳美娜心中仍是将信将疑，她摇头说：“你们都是串通好的。”

唐山海知道自己此时必须获取柳美娜的信任，索性向她摊牌说：“我也不怕告诉你。其实我跟徐碧城只是搭档，我和她从来也不是真夫妻。我对你或许有隐瞒，但并没有欺骗。徐碧城爱的人，一直都是陈深。”

柳美娜感觉自己的神智都已经混乱了，她眉头紧锁地看向唐山海，“你还在骗我对吗？是不是我把枪一放下，你就会立刻杀了我灭口？”

唐山海说：“傻瓜，今晚之后，你就是我唐山海唯一的女人。原本这些话，我是想带你离开之后再慢慢告诉你的。一日夫妻百日恩，我怎么可能伤害你？”

柳美娜的手扣在扳机上，看得出来她很纠结。唐山海到这一刻反而变得坦然，他只是微笑着看着她，没有再出声。

良久，柳美娜像是做了什么决定般直视唐山海，“你要的是‘归零计划’吗？”

唐山海的眼中重新燃起了希望，“是！”

柳美娜试探地问：“如果我帮你拿到它，你会不会马上带我走？”

唐山海毫不犹豫地点头，“马上走！”

柳美娜的枪终于放了下来。她看到唐山海对着自己张开双臂微笑，再顾不得其他，动情地扑进唐山海的怀中。唐山海终于松了口气。

而行动处里的危机还在一点点地靠近。曾树已经快走到档案室的门口了，由于走廊里漆黑一片，所以他并没有注意到档案室的挂锁没有锁上。正当他试探性地靠近门口时，一支手电筒的强光从楼梯口亮起，照在了他的脸上。

曾树被强光照得睁不开眼睛。打手电筒的人正是扁头，他上上下下地打量了曾树一会儿，问道：“大半夜的，曾副队长你在这里鬼鬼祟祟地干吗？”

档案室里的陈深亦听到了扁头的声音，猛然吃了一惊。

扁头已经走到了曾树面前，曾树只得故作寒暄，“扁头，你值班啊？”

扁头平时最看不惯苏三省那副小人嘴脸，自然也看不上曾树。方才他就瞧见他鬼鬼祟祟地趴在陈深的办公室门口，语气上也更加不客气，“你躲在我们头儿办公室门口作啥？躲猫猫啊？我听到你在大门口说，家里客人多睡不下，你来办公室睡的。你的办公室在楼下哎，你跑楼上来做啥？”

曾树听到扁头的语气也有点儿来气，满脸不悦地说：“扁头，你最好弄清楚，论级别我是三分队的副队长，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这样说话？”

扁头根本不怕他，冷哼道：“级别再高也要把话讲清楚。上厕所，楼下没厕所？要上楼来？跟我摆架子？晓得你这么嚣张，刚才我干脆把你当奸细一枪打死就好了。”

曾树怒道，“扁头，你不要欺人太甚。”

扁头挑眉，“到底谁欺负谁啊？听墙根听到我们头儿门口来了，要不要我现在打电话叫处座来评个理啊？”

曾树知道此时再争论下去，事情很有可能会闹大，只能冷着脸绕过扁头向楼下走，已无暇再看档案室的门。

扁头对着曾树的背影冷哼一声，伸手去拉走廊的灯绳，却发现灯已拉不亮了。他不由低语道：“还故意把灯弄瞎，什么居心？还没把头儿吵醒。”他走向值班室，打开灯，在值班室的一张椅子上找到了自己的钱包，放进裤袋里。他心里还在得意，还好他忘记拿钱包，不然还不晓得苏三省和曾树这两个孙子会弄出啥事来让他们背黑锅。

扁头关了值班室的灯，准备离去。手电筒无意间晃过档案室的门，他不由又是一怔，他注意到此时档案室的锁并没有锁上。扁头向陈深的办公室望了一眼，又向楼梯口望了一眼，面露惊恐不安的神色。

档案室内的陈深也从门缝底下的光明白，扁头或许发现了秘密，陈深再度陷入紧张之中。好在扁头只是在原地呆站了一会儿，低声自语：“头儿，我也不晓得这个门是柳小姐忘记锁了，还是曾树和苏三省想做什么坏事。但要是今天晚上真出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又会倒霉的。”

扁头伸手把那把挂锁锁住了。陈深在档案室内听到嗒的一声，心知扁头已经把锁从门外锁住了，暗道一声不妙，却又无可奈何。

再说唐山海这边。为了能够稳住柳美娜，让她替他拿到“归零计划”，他不得不当着她的面给徐碧城打了个电话。此时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骤然响起的电话铃声让沙发上的徐碧城打了个哆嗦。

唐山海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不疾不徐地传来，他告诉徐碧城：“我现在被人盯梢，不方便行动。你马上去新辰客栈找我们的同志。”

徐碧城不由一愣，问道：“老陶住在那儿是吗？”

唐山海说：“是。两个小时后，我需要在苏州河强家角渡口乘船离开上海。你让他备好船只。”

徐碧城很诧异，不知道唐山海要做什么，焦急道：“大半夜的上哪里去找船？”

唐山海看了一眼坐在他身旁的柳美娜，沉声道：“按我说的下达指令，他一定能办到。”

徐碧城虽疑惑，但还是应道：“好吧。”说完之后又不放心地追问了一句，“你还好吗？”

唐山海的视线看向沙发上的柳美娜，说：“一切顺利，你快去快回。”

挂了电话以后，唐山海温声询问柳美娜，“有什么需要带走的，你赶紧收拾一下。今晚事成之后，我们先坐船去苏州，再设法去香港。”

柳美娜点头说：“等我收拾好东西，我们就回处里，我知道保险柜的密码，等我拿到你要的东西，我们就走。”

那是只有她和毕忠良两个人才知道的新密码。而此时的陈深虽然知道密码必然被换过了，却无能为力，只能重新回到档案室内，继续趴到保险柜上，凭听力尝试破解密码。

曾树的突然到来，多管闲事的扁头无意间将他锁在里面，这些变数显然都超出了陈深的意料。但他此时已经没有退路，只能尽快破解密码，并期待天明后柳美娜上班时能够脱身。



第二十五章

就在陈深思索着如何解开保险柜的密码和天亮后如何在柳美娜的眼皮子底下脱身时，徐碧城已经来到新辰客栈，找到了陶大春。她神色焦急地告诉他：“山海需要一条船，连夜从苏州河离开上海。”

陶大春听后亦是惊讶万分，“要船？是他要走吗？那你要跟他一起走吗？”

徐碧城一愣，心里隐隐似乎能猜测到什么。她对陶大春说：“他没说，但是应该是他想送某个人离开吧。”徐碧城看了一下表，“他是十点钟给我打的电话，要求两个小时后在苏州河强家角渡口上船。”

陶大春也看了一下时间，此时已经是十点半了，必须马上行动。

与此同时，唐山海已经从柳美娜的住所走了出来。不远处的一棵树后，负责蹲守的两名特务显然也看见了他，缩了缩身子，慌忙转身装作点烟、聊天的样子。

唐山海径直走到两名特务跟前问：“你们是苏三省队里的吧？”

两名特务面面相觑，支吾了半天也不知该如何回答，只能讪笑着说：“唐队长，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唐山海点了点头，装出很理解的样子，一面说着：“我明白，两位辛苦了，早点回吧。”一面摸出两包烟递给两位特务。两位特务犹豫了一下，接过烟，还没来得及客套两声，就在分神之际被唐山海的消音手枪结果了。

两名特务应声倒地。柳美娜提着箱子站在公寓楼门，捂着嘴，害怕地望着这一幕，整个身体都在剧烈地颤抖。唐山海冷静地上前摸过两名特务的颈动脉，确定他们已死，又对两名特务进行搜身，从其中一人身上搜到了一个小本子，打开一看，上面记录了自己的行踪。

唐山海将这个本子放进自己的口袋，回到公寓楼门口。柳美娜一直惊魂未定地看着唐山海，身子还在微微发抖。唐山海苦笑着为她拢了拢围巾，安抚道：“我也不想让你看到这些，但是如果不这样做，死的人可能就是我们。”

柳美娜哆嗦着点头，“我懂。”她更加懂的是，自己已然是骑虎难下了。她现在只想取走“归零计划”，跟着唐山海远走高飞，在这个地方，在行动处，以及整个上海，都让她觉得恐怖之极。

车很快停到了行动处附近的街道。这是唐山海今日跟柳美娜约定晚餐的地点，他嘱咐柳美娜，回处里取出东西以后就来找他。柳美娜怔怔地点头，下车时还有些神情恍惚。

这个时候扁头正在院子里打着手电筒转悠着，档案室的挂锁和曾树的突然出现让他觉得心里乱糟糟的。走到门口时，他看到曾树和阿强正凑在一起说着什么，立即跑了过去，嚷道：“这么奇怪的，不值班的大半夜都跑处里来了，这是有啥重大